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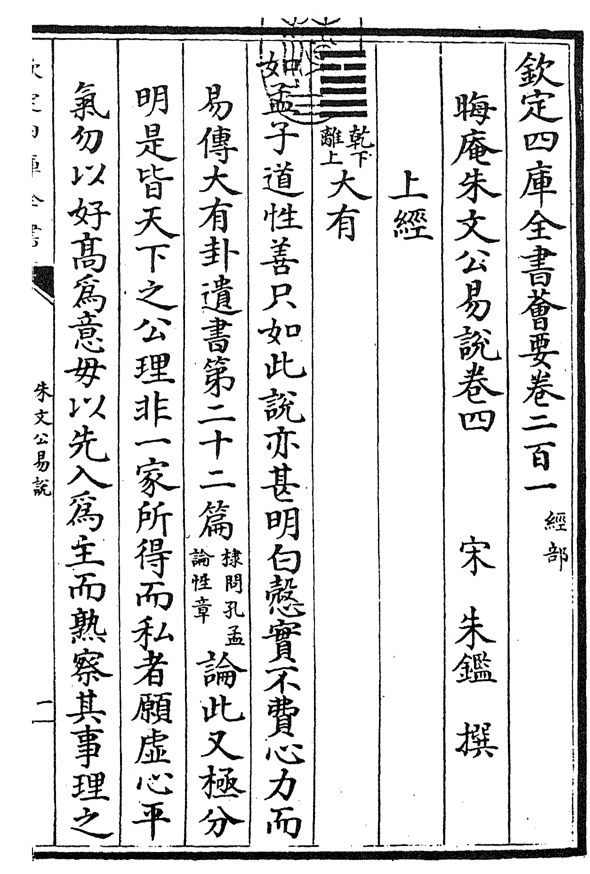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朱文公易説卷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晦菴朱文公易說卷四　　宋　朱鑑　撰

上經

䷍ 乾下離上 大有

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棣問孔孟論性章）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爲意毋以先入爲主而熟察其事理之

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為不囿於物可也以為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 荅胡宏

問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沈僩録

問大有卦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先生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爻遂無收煞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遏惡

揚善順天休命先生曰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莫不皆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於西山同先生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先生曰程說爲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爲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啓云時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此事蓋譏公也

䷎ 艮下坤上 謙

謙便能亨又爲君子終之象 僩錄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它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同上

問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无施勞恐是互舉

先生曰它先是作勞事之勞説所以有那知同於人一句㸔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无伐善是不矜己能无施勞是不矜己功楊至之云无施勞但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好先生曰易有勞而不伐與勞謙君子有終皆是以勞為功

撝謙言發撝其謙蓋四是隂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 晏淵録

富以其鄰言以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

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同上

問謙卦謙是不與人爭如何六五上六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爲謙矣先生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免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

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 坤下震上 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 㬅淵錄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叔重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爲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强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爲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潘時舉録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 曼淵録

盱豫悔言覷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豫是句同上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楊道夫録

由豫猶言由頤晏淵録

豫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為安上無為而下佚樂故曰豫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為說耶大病只是着力

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呂林學蒙

䷐ 震下兌上　隨

問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　劉砥錄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㬊淵錄

小子丈夫程說是　同上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

乎之意同上

䷑巽下艮上蠱

皿蟲爲蠱言器中盛那蟲教它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故言元亨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爲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到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僴淵録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撐拄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同上

問蠱初九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内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爲言柄竊謂若如此説惟初爻爲可通若它爻則説不行矣本義之説則諸爻皆可通也先生曰是潘柄録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同上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便幹箇甚麽同上

問蠱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别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陳淳錄

☷☱ 兌下坤上 臨

問臨卦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迫近者皆謂之臨先生云然是此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迫

近者皆爲臨也 林學蒙錄

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兩説前説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説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説孰長先生曰前説是周正八月後説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時只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偏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爲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〻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

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董銖録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至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

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劉砥錄

䷓ 坤下巽上 觀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先生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潘時舉錄

劉砥問觀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

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

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别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

子无咎蓋於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文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沈僩錄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凭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

又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自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

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其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孫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巳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葉賀孫錄

問觀卦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先生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先生曰當以彖辭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是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先生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於近所觀

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爲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是也先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先生曰只爲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别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也此說我字與本義說不同當考○董銖録

盥而薦先生曰這猶譬喻相似葢無這事且如祭祀纔

盥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清潔之義耳呂煇録

盥非灌之義盥本謂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

觀感而化之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

是説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

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

以此觀示之也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

其亦是自觀却從别人説易中其字不説别人只是

自家如乗其墉之類 [晏淵錄]

問觀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先生云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在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

又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先生云上二爻意思自别下四爻是以所據

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底意思

觀六三傳但以爲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爲不失道也荅方士繇

其生謂言行事爲之見於外者旣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無事荅吕光祖

☲☳ 震下離上 噬嗑

噬膚滅鼻膚腹腴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噬乾胏得金矢荆公已甞引周禮鈞金

之説噬膚滅鼻之説與本義不同○沈僴録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先生云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無切要底事不敢來又問云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寃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先生云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劉石之論

問噬嗑卦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爲戒占者之辭先生曰亦是爻中元自有

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爲敵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嗑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董銖録

☶☲ 離下艮上 賁

賁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林學蒙録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沈僩録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云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裁剪之

象尤艱曲說不去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他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熹說則此說又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林學蒙録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上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有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答云某意正要如此說或以戔

戔爲盛多之貌曰非也戔戔者淺小之義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悶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吝終吉吝雖不好然終却吉 金去偽錄

賁卦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剪裁恐無此理且如今將束帛之說示人教人解此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 黄義剛錄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底意戔戔是狹小不足之義以字義考之從水爲淺從貝爲賤所謂束

帛戔戔者六五居尊位却如此崇本尚儉便是吝嗇如漢之文帝是也雖是吝却終吉蓋在賁卦有反本之義故到上便白賁和束帛便沒了　吳必大錄

問賁卦六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

協令程傳所指亦然蓋戔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從戔則爲淺從人從戔則爲俴從貝從戔則爲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回又說丘園更覺牽强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戔戔至上

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無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董銖録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𣅜淵録

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同上

☶☷ 坤下艮上 剝

為嫌於无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

陽方從此生去陰剥每日剥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剥

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成一陽陰

剥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剥至一日方剥得

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黄幹舉冬至子之

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

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纔剥盡陽當下便生不

曾斷續伊川説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説

得陰剥陽生不相離處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

得陰陽生逐旋如此陰不會一上剥陽不會一上長也徐寓錄

楊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反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中雖發其端然終説得不透徹諸生以所見荅皆不合復請問其旨先生云剥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

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潘時舉錄

賀孫問伊川所說剥卦曰公說關要處未甚分明他上纔消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從三十日頭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爻已成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

黄榦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先生曰冬至

方是結筭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初陽已生矣　葉賀孫録

問十月爲陽不應一月無陽恐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體耳曰九月陰極則陽已下生謂如六陽成六段而一段又分作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即成一爻矣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從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生

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無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歳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黄義剛録

先生論易謂聖人作易本爲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能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爲之凶便不爲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剥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

得輿小人剥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剥之則是自剥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頼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剥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剥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則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子之所爲者必吉而爲小人之所爲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潘時舉録

問剥之上九碩果不食先生因曰小人剥廬一句舊見二十家叔說懷字公立廬如周禮秦無廬之廬音盧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剥削其戟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

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不同先生曰如此等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爲二月矣然既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

董銖錄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也

答方士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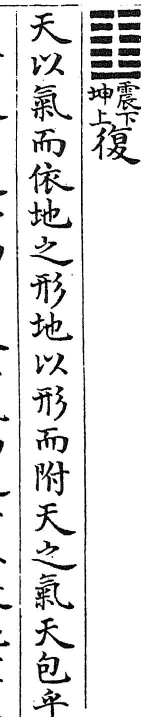
或問剝卦上九云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

伊川當時解不曽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陳文蔚録

小人剥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剥了此是自剥其廬舍無安身已處衆小人託一君子為庇覆若更剥了是自剥其廬舍便不成剥了㬎淵録

剥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剥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剥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

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熹以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賛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劉履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楊道夫録



震下坤上　復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搉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楊道夫録

先生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或問月令中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之氣相交合否先生曰只是這一氣陽極則陽消而陰生陰極則陰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下降或曰如此則陰是消於上而陽生於下都不見得天氣下降先生曰也須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蓋天本是一箇大底物須大着心胷看不可拘一不通也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

其可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與 復齋記

朱先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感興詩

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追尋請看屏上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 復齋偶題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一

靜一動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翕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凖曰惟茲今朕綿之閒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復卦贊

伊川與濂溪說得這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所以不同曰然濂溪就

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郤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　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沈僩錄

先生曰惡極而善常人之復靜極而動聖人之復然常人亦有靜極而動時節聖人却無那惡極而善底復 呂煇錄

余宋傑問舊見蔡念成元思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 沈僩錄

劉砥問蘇季明問伊川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

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静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慎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别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

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爲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説復卦便是説靜中有動靜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説艮卦又是説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

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説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葉賀孫録

楊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曰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坤卦中積來一月三十日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便一陽始成也以此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掩身事齊戒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齊戒處必掩身　及此防未然此二句兼冬至

說夏至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也絶彼柔道牽所以絶陰氣易姤之初六繫于金柅是也○董銖録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林夔孫録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

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以至于極則有朋來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爲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人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與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沈僩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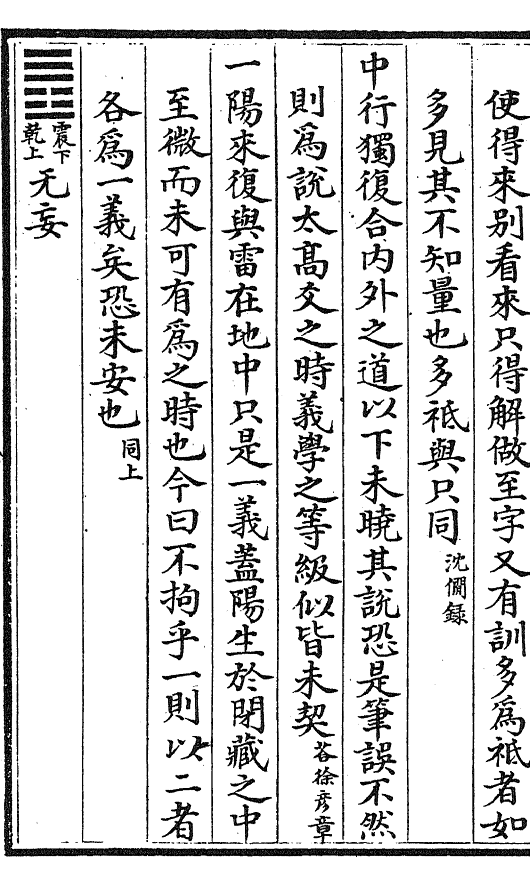
徐元震問一陽來復至四陽方雷出地奮是六陽有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可以此測天地高下否曰此有甚界限如地之下又有天在吳必大録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晏淵録

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
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葉賀孫錄

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
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
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
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
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復卦

問不遠復无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



使得來别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爲祗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祗與只同沈僩録

中行獨復合内外之道以下未曉其説恐是筆誤不然則爲説太高爻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未契荅徐彦章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爲之時也今曰不拘乎一則以二者各爲一義矣恐未安也同上

䷘ 震下乾上 无妄

无妄本是無望這是没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汁出晏淵録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

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旣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葢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答方賓王

或説无妄卦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説有許多爻象如此占着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

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勿藥而瘉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無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珓杯如此則吉如此則凶珓杯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得道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無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

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沈僩録

因論易傳无妄雖無邪心茍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爲臣事爲證先生曰如鬻拳兵諫之類是也或云荆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稱荆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

周禮來賫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至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辨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公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歷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 同上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无妄余大雅録

往字説得不同𡗗淵録

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説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同上

問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先生曰言不耕不穫不菑不畬無所爲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爲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

惟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先生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爲而有疾先生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无

所期望而有得疑有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之意先生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説李園事正是説无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董銖録

不耕穫不菑畬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熹竊謂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詞移之以解爻辭則可答云易傳爻象之詞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

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
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
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郤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
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
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菑畬率事之始終
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
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
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所謂无妄之禍

也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爲之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殊非正意李閎祖錄

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爲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邪答何鎬下同

无妄災也説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批誨

☶☰ 乾下艮上 大畜

問大畜卦先生曰九三一爻不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爲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鋭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爲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潘時舉問九六爲正應皆陰皆陽則爲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先生曰陽遇陰爲陰所

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熹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先生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

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六於初故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董銖録

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畜積處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萬人傑録

☶☳ 震下艮上 頤

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

觀我朶頤是也兊爲羊大壯卦無兊恐便是三四五爻有箇兊象這說取象底是不可曉處也多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爲龍龍是變化不測之物乾須着用龍當之如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爲大腹頤象本卦雖無離卦却是伏得這卦

問伊川解頤作下三爻養自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先生云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養實是他居尊位

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踈也林學蒙錄

問頤卦先生曰頤卦最難看銖因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爲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

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耽耽本義以爲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先生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耽耽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錄曰音辨載馬氏云耽耽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先生曰然又曰其欲逐逐如何先生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

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

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

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

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黄榦因云

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爲顛求食於

上則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爲句拂經于

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爲正應

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巳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

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董銖録

頤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此爻不可曉沈僴録

☱☴ 巽下兌上 大過

或問大過小過大過是陽過乎陰小過是陰過乎陽程先生以爲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是聖人制事以天下之正理非有過於理也如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是道也道無不中無不常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程先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小過是小過於中者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也先生曰程先生說此此爲事之大過

即是事之平常便如說權即經之意都是多說了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如此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

常也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立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多方恐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是事之不得已處只着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呂燁錄

問易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爲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

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桀紂且使其悔悟脩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

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沈僩錄

銖曰程易說大過以爲太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先生曰正是如此董銖錄

問大過卦先生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

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爲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同上

伊川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舊常不曉胡文定公意以問范伯達文他亦不曉後在都下見其孫伯逢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但是難說出

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説厲公雖有罪但合當廢之可也而欒書中行偃弑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説後必有曉此意者林賜録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在㬅淵録

☵坎下坎上 坎

或問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説者多矣未知義果如何荅云此等不必深求其説

或問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中其義如何荅云氣自下而上爲始程說别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問横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見得這事理透了處斷了便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這說又好見那說又是如此有礙如彼又不通便

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
博學於文者只是要得習坎心亨不特看文義且如學
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旣學得了心下便通
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
暗 沈僩錄

坎即穴也

問坎卦六三來之坎坎先生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
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

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貳爲句用缶爲句乃古注及程氏說晁以道本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先生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邪先生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

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係用徽纆二字釋文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是否曰據釋文如此董銖錄

問用缶納約自牖何如曰不由户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李季札錄

易最難看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道家醫家等說亦可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

得聖人本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減硬要作一説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添虚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迺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巳意説了又恐或者一説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爲一説以護吝之説千説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説又不可將大話去説又云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

者且如樽酒簋貳今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二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二之二是副二之義此不是熹穿鑿却有古本若是強爲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襲蓋卿錄

又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巳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潘時舉錄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晏淵錄

䷝ 離下離上 離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説做麗也有兼説明處也有單説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着説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説道剩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晏淵錄）

離字不合單用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

無形離明何謂也荅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氣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徐寓錄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先生云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爲陰水體陽而用陰葢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先生曰死生

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慼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先生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先生曰九四以剛迫柔故有突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離爲火故有焚如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先生曰說時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潘時舉錄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

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說只得且說未詳本義今无未詳字○晏淵錄

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焚如是弗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同上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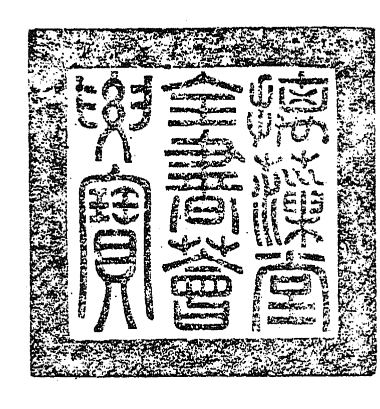
又問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曰九四有侵凌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焚之

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劉砥録

或曰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郭沖晦以爲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莫大於得賢故憂如此如堯以不得舜爲巳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巳憂先生曰離六五陷於二陰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爲孟子説得這兩句故人便取以爲説恐不是如此於上下文不相通金去僞録

有嘉折首是句䕫淵録

晦庵朱文公易説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于飛鳳